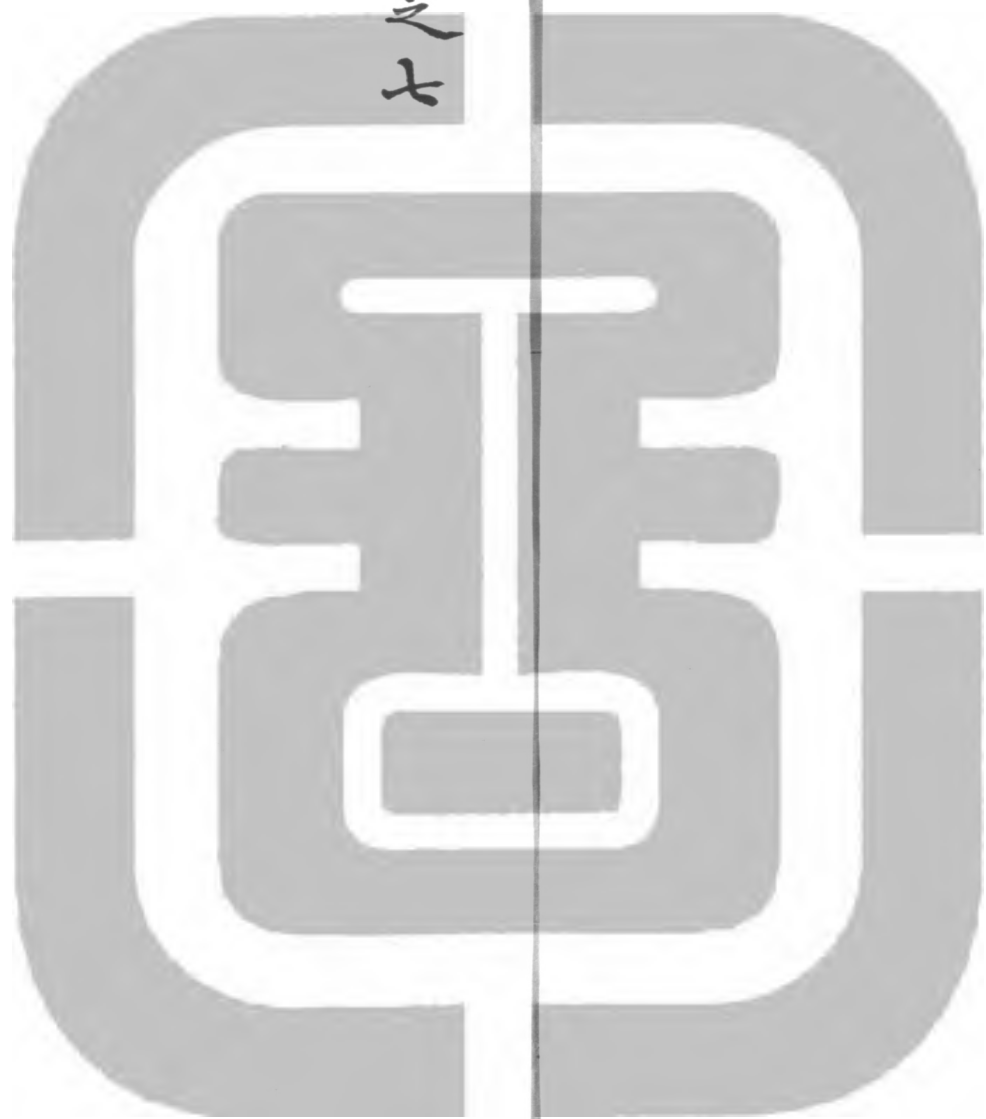


卷之七



安吳四種

中衢一勺

附錄一

附錄二



安吳四種卷第六

中衢一勺卷第六

附錄三

開河日記

道光九年六月六日戊辰由館陶登舟沿衛溯汶入開河南
返予南北往來十次從未經行開河僅據圖籍終苦不能了
達心口此行庶補其缺先是八年冬王氏妹率男家起送女
孟儀與館陶明府陽湖張君翰風之次子仲遠成禮予今春
入都約夏間迂道至館陶偕返館陶去臨清陸路七十衛河
迴曲水程增十之八而湍流迅疾申刻發柁薄暮已抵尖庄

蓋去城已五十里矣

初七日己巳昧爽抵臨清小關關就河岸老樹絡竹纜截船已刻抵汶口清溜雖外出而深才三尺許衛汶交匯之處有柑口草壩壩內有江西糧艘擱淺冠蓋四五事絡繹嚴催用五六十人引纜纜絕而船不行乃於口外提撥船入撥米予上壩東南行五六十步至頭閘閘外淺船三閘內淺船四轉南行二里許則二閘兩閘之間名塘子可容糧艘五十若並兩艘於塘中名雙灌則容百艘向例先下滿頭閘版乃啟二閘放船一幫入塘俟二閘版下乃啟頭閘打船出口名曰倒塘灌放為汶口溯流至分水龍王廟水程三百六十里勢如

建瓶節節以閘約水濟運恐啟閘則直洩無餘淺滯重艘故也先是汶水微漲而衛水未發清溜外注頗旺刷深口門五月廿七八日衛水長尺許抵住汶水濁溜漾入頭閘口噴沙江廣船身笨重雖迭經在濟寧東昌臨清卸載仍吃水至四尺予見二閘板上水高於板下五尺許詢知二閘上抵戴灣閘河路長四十里現過江西饒九幫在後止贖八幫不過四百餘艘相度形勢若先下滿頭閘板啟放二閘注水令極盛乃啟版用長河水力冲刷不過半日積沙即可刷通計洩減水勢不過二三寸無礙浮送尾幫否則於一塘尾船見淺之時即下頭閘啟二閘打船進塘前後套搭頭閘蓄水高於外

河且六尺雖二閘下版水力不盛而乘高下注閘外壩內之船自然浮起過行打出數十艘積水宣洩畧盡即將尾船留塘下頭版閘版再提二閘內船進塘如此鈎連打放一可兩塘半官吏減守候催督之煩丁柁免耗米盤船之費七幫尾船不兩三日亦可出口矣來年於初倒塘時即行此法必可趨快廿餘日官民兩便而有司皆催漕熟手實力從公坐烈日揮濁汗手敝唇焦計不出此可怪也又登土山周覽始知閘北有磚城名舊城南面套以土城名新城兩閘皆在新城內土墻大半傾卸而闌闐悉在者以倚河為通商馬頭故也酉刻淺船始出口予船趁空搶過兩閘抵大關不得過遂宿

關下

初八日庚午過關行里許西岸有新葺佛祠詢知即乾隆甲午秋壽張逆民王倫據為宮以攻城月餘之大佛寺也 四十里抵戴灣閘居民十餘戶皆編箕柳為筐斗 三十里至魏家灣為糧食馬頭清平之首鎮而高唐清平兩州縣兌漕水次在焉予酤飲月下與肆主張老間話言及東省兌費皆頭船一丁獨得以辦糧道總運衛幫通倉各費贏餘歲三四千兩他船丁止得行月正項而已又言高唐崔君長於催科益高唐不三年捐升知府又為子弟捐官三四人而囊橐尚從容清平送本府漕規例三百兩高唐四百五十兩去年本

府劉君改為按漕一石取規庫紋一錢較舊加倍語俱駭聽是日交小暑

初九日辛未開船行八里至土橋閘十二里至梁鄉閘湖南幫接連過閘艤舟候至午刻尾船始盡俗謂之大板船漕帥朱公押尾船朱公清操過人僕從起居至簡易漕委隨員座艦前任已派定者公皆不變易然節制之使不得藉公事以訛索丁柁遇脫空不發令催提而船行自速可謂握要而事理者也然漕弁之謗蜚起矣閘入堂邑境過閘五六里河道漸直自此至臨清口門九十里河流環曲句倨水面而湍足以刮空又不徑洩因知前此為川者能明周官匠人之義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亮哉風聞堂邑有草名氣不忿又名公道人植田頭以為界址或起意欲占鄰田則草反向已田行根茂不可芟唯堂邑與冠有此種故二邑無田土之訟予以讓閘散步詢阡陌間土人為指田頭所種形畧同枸杞而葉背有芒釋氏謂冥王鞠獄先吞鐵丸有私曲則鐵丸內灼以此草例之則其說始信安得其種遍植寰區以息訟睦民耶二十里至新閘大風雨驟至惜不久未能透土無救早望霽後於月下又行廿里抵東昌府東門閘住船

初十日壬申入城探畢恬溪明府亨信問恬溪文登人僑寓東昌經術湛深年逾七十以大挑知縣需次江西三年未得

缺甚以為念至其家知於今年三月始署上高又於途中聞
推小車者云昨晚高唐下冷子大如盜木棉盡壞屋宇傷者
無筭直隸山東皆呼雹為冷子 廿里至利和務閘 十三
里至周家店閘丙戌六月偕亡弟季懷出都曾駐車於此食
大桃甚甘今舟子倚柁買桃子不忍見也急令解纜 十二
里抵七級閘閘入陽穀境夾岸俱有市陽穀莘東阿三縣兌
漕之水次也

十一日癸酉風略定連日皆逆風溯流昨日尤狂緯挽之勞
幾如上峽十八里至阿城下閘又二里至上閘閘東闌闊甚
盛土產阿膠河西三里許有角大寺寺後百餘步即阿井井
寬三尺許深四五尺色深黑出井即清澈飲之令人墜重止
中煎膠土性沙鬆甃磚不數年即壞近唯土圍出水頗澁阿
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屬陽穀唯阿井周圍百步屬東阿
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
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為武松所打死於景陽岡
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廿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
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焚索西門有慶
大戶尤被其毒民人切齒呼之為武皮匠言其剝割也又呼
為賣餅大即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說雖不經足以為戒
閘口為盤鹽馬頭鹽相重八百斤為圓毬浮於額引者倍差

而入店仍攬和沙土扣剋斤重土人皆言有司利其規費助
為奸虐是天下之通病矣又言現任陳君人安靜唯任胥吏
過甚赴訴者常半年不得一面前任蔡君年少勤政事無留
獄判決速而平唯收漕每升加三文其時民皆樂輸而今以
為例不可復減予見舟徒故令周以勲以辦嘉慶十九年旱
災捐賑得民次年收漕公議以加二完納後任欲援其例鄉
民萬餘圍其署至不通薪水三日而竟不得減君子之於取
也當思其事之所止毋徒畏傷蕪已也 八里至金門下閘
又二里至上閘水勢甚平旁無民居而作雙閘既擾商復滯
漕不能測作者用心之所至 十里至張秋閘閘入壽張境

夾河為城西半城乃商賈所聚土產氈貨為天下甲 十里
至張家營嘉慶八年廿四年兩次河決糧艘皆由此處入湖
中間東岸有五孔橋石滾壩一座單閘三座木橋五塚石滾
壩一座西岸有木橋兩座為南北沙河河口又木橋一座為趙
王河口兩河頭皆在直隸長垣縣經由曹濮一帶其河皆寬
廿餘丈而灘為土人占種止存中泓二三尺以故平日則為
旱河一遇大雨宣泄不及隨地淹沒小民不明大計全在司
牧之加意矣每年汶漲而西水未至常有水倒漾入河尾遠
者至十餘里自臨清至此二百里乃有支河傍入之水東岸
之壩閘所以防兩河水發減入東平東阿一帶溝港引下齊

三字傳

河之大清橋以保民堰而利運道也嘉慶廿四年秋予客山東承宣松庭先生岳齡安署時東河馬營壩決口水由趙沙二河穿運入大清河黃水北抵阿城南抵戴家廟寬五十餘里東省被災者五十餘州縣予告承宣以發賑銀必用兩寶免致印官藉口賠墊開濫遺之漸承宣以為然並委解交府庫使委官不得與印官相見至今以為法嗣奉部撥餉一百卅萬協濟馬工承宣仍發兩寶公子伊蘇阿告予曰家君到東半年已賠三千餘兩馬工餉若用碎白對搭可得平餘萬一千七百兩用資辦公予以告承宣承宣曰極知吾兄見愛且吾兄首教吾發兩寶非教居停封殖者唯此銀本當解戶

部解部例用兩寶今以馬工決口

聖主憂勤小臣曾不能少効棉薄而反以為利於心不安至局員之是否乾沒非小臣所敢知也予嘆服予出遊三十年所識大吏以百數見得思義自大興朱文正之外唯有岳公矣公滿洲正白旗人出身吏部調任陝藩而卒於疫惜哉是時也黃河由利津蒲台入海而惠民城逼河濱狂塗齧護堤至險急署令陳超詩蘇州進士予同年友也岳公許以帑三萬搶護城池陳君只領八千曰若能守者八千已可必不能即三萬無濟且恐吏民知有三萬心稍懈反致貽誤陳君欲遣其妻子侍太夫人赴省寓而已身與城為存亡太夫人曰

惠民城中七八萬戶誰無父母若能盡遷城中老弱婦女者我自率婦與孫上省卒不肯行而城亦竟保完固母義子廉真不媿豈弟君子之稱 二十里至戴家廟開東平州之境也廟有豐碑前明崇禎年物行書直行頗有法

十二日甲戌三十里至安山間即古安民亭水經所謂汶水西南至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者也臨河多樓墻壁軒櫺甚壯麗亦糧食馬頭東平泰安萊蕪三州縣允漕水次河中有江西承造直隸初限撥船二百隻篷纜破朽板縫直裂前後鐵葉脫落十八九船未到埠而已萬不可用官事往往如此可嘆也詢其長年自去年五月開行領川費五

十兩匝月有餘尚漂宕閘中訛索商旅病官害民若能通融將川費銀加於油艫由糧道驗收交幫丁分帶遇淺既可撥米船中又可帶貨幫船到而撥船亦到交官收明可濟實用似亦官丁兩利無傷政體之舉也 三十里至靳家口閘夾岸皆有市各長二三里張秋以南推為巨鎮天旱甚自張秋至此居民皆插柳於門首擊鼓祈雨嚴斷屠沽而沿河仍有以柳筐藏肉至船傍為市者官禁頗頑久矣私禁亦復不齊人心風俗月異日不同遂至此極耶自張家營至此河面寬僅可十丈較張秋以北減十之六故溜勢尤迅疾 十八里抵袁家口閘閘為汶上首鎮縣漕在此收兌居民三千戶通

商賈百貨船未抵閘五里而水沫大至知汶水發頃刻高三尺許閘溜急不可上遂宿閘下連日雨勢甚大而入土不咸分亦陽穀以南麥田俱未耕耨泰兗兩郡亦同見此盛漲懸知泰山以西霑足矣

十三日乙亥早起水漲已八尺閘益不能上登岸詢土人云東南五里許有劉家口上接王家河直抵何家壩壩在汶河旁盛漲橫溢傷田禾故築滾水大壩以減水去袁家口東南四十里凡寧陽之兎兒山曲阜之東山發水匯入汶河必先由何家壩溢下王家河出劉家口入閘河汶河正流仍由東南迂曲行且百里乃至分水龍王廟南北分下北有劉家口

倒漾頂溜廟前水北流者止由斗門入南旺湖大溜悉歸南閘俟漲定乃仍北七南三之舊予見水沫已定乃以三十人兩面絞纜挽過六里至劉家口口門寬與正河等溜外出已不甚駛與西岸大王廟相直過口門遂如平水蓋擊託上游得力故也十二里至閘河閘閘背出水止二尺船過若不知者西岸有小市舟子維舟大樹下飯緯夫予息陰樹側聞緯夫與土人述徐州提兵袁古愚安邦之潔已愛民勤公戢士拉雜無倫次略謂袁公於嘉慶十八年署夏鎮守備時本境旱荒而鄰邑竊發袁公條約富民不得閉糶抬價窮民不得聚衆強取棍靜於市賊靜於鄉及其去任也江南山東

小傳述事
兩省居民扳馬脫靴號泣路餒今年巡閱至沛縣沛令公出
典史出迎公子馬上拱手曰我入沛境一日聞百姓無不罵
知縣典史者做官為父母榮顧以求錢財故拚父母與人辱
罵耶少頃沛令送供給至公曰速為我將去幸告若主說裴
姓人從不吃萬人咒罵之物予曰聞人毀裴公者甚多又聞
其用刑大嚴酷衆譁曰裴大人再說不出他不好處只有做
賊人恨他我曾經偷過鷄鴨被獲毒打一次便改過到於今
但是有良心賊也不恨他古愚與予交善每晤言必以居
上不寬相勸勉至其果敢勇往不爭間氣洵為近日難得者
乙酉夏嘉興白糧幫在水次殺人數百反割截首級懸掛頭

桅自嘉興至淮安莫敢過問古愚時為河標副將購線人知
其端末乃白督河漕三院捕之三院不許如是者三古愚拂
衣起曰安邦武人無大人等局度白晝殺人反揭竿號令過
城入市

國法何存安邦唯候叅而已遂挈兵二十人至河干單身上
船呼名而檢其船一一就縛三日所偵得的名三百人逸者
不及四十悉縛送浙江歸案而浙江被議之道府廳縣悉冒
古愚功以得開復古愚絕不與校然予見文武職官無不切
齒詆毀古愚者是故民之所譽官之所毀官之所毀民之所
譽也官民之毀譽相反如此司進退人才之柄者良不易矣

十里至十里閘閘無板唯回空過畢用閘牆作壩基耳自此北至臨清每年間段估挑三年普律大挑然東西兩岸長且七百里絕不見有土山設官而不能養河員又不能噬民乃專噬帑良用為慨自此閘以北水皆北下五里至分水龍王廟廟門正直五汶合流出口處北下水湍激以北河斗也南下水蕩漾以南河平也三七之分以此泊舟廟前謁宋尚書諱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白老人諱英字失傳山東東平人祠作五言二首尚書無人說瓊山有微詞而刻祠壁詩云更無人說宋尚書得毋不與立謂同柳下知責賢固貴脩苛求或非宜白老信先覺覺民事有涯所恐不逮事豈在誇肥尚書祛

媚嫉聰斷復兼茲過汶貫河衛公私起瘡痍不然秉麾節踞床驕如痴以位色拒人攘功巧構箕國是未遑惜清議安足維不涉世途險詎知今則微斯人不可聞牛渚發哀詩閉戶憂鄉鄰愧乏簞瓢姿

汶水改南流用良非禹績過其北東性豈伊龍王力廟正祀分

水龍王附祀夏禹老人洞水學三七分南北裕源則導泉就下爰

滙澤湖空納汶漲汶弱挹湖汶齊魯間謂水入復出者為汶下游復引

泗擎汶使不激懸流載高地正供輸上國於今五百年遠

矣食明德禍福聳愚蒙榱棟走玉帛開河有村落可泊舟處皆祀金龍四大王

如何祠白公側屋僅容席神不歆虛賽民宜道其直典祀

誰同符南有平江伯成祖八年白老人築戴村壩開會通

浦而後南直達

五里至柳林開水始南下例以重船尾帮過竣即下呆板

俟尾船出衛河乃起板放民船二十里至思賢鋪開宗聖

之故里也廟在嘉祥城中去開西南三十里三十里至伙

頭灣開宿開上自開河開至伙頭灣開水程七十里兩岸之

內大抵皆湖登舡四望彌目皆葦苗蓮葉近者逼堤遠亦不

越二三里東岸則蝻蚱蜀山西岸則南旺東岸開河開南北

各有一閘北閘名洪仁橋南閘名新河頭相距約五里則通

蝻蚱者也蝻蚱湖長十里寬五里以形名之也史謂之馬踏

湖柳林開北有金線閘思賢開北有利運開南有無名閘皆

通蜀山蜀山周六十餘里西岸十里開北有關家開分水廟

北有常鳴斗門邢通斗門南有彭石斗門又無名斗門又劉

家斗門柳林開北有張全斗門盛進斗門土地廟開皆通南

旺南旺周七十餘里西南距四五十里有兩峯聳起而岡巒

連接者則梁山諸湖都是梁山泊之遺址蓋其地勢本窪

又北宋黃河行張秋一帶故漫水至廣八百里荆公常欲決

梁山泊以興屯有客譏以須別穿一梁山泊乃可荆公當日

如何決如何興是否有成見不可知然水潴則漲漫水行則

就道今梁山四面隴畝相望烏觀所謂別穿者耶書生不詳

事每託高議以阻大計大抵然矣汶在明初其水道仍如禹
貢自白老人創築戴村壩於東平州東以遏北東趨海之路
導之南向入運螭蚱蜀山居運河東岸者上游分汶水支汶
而於汶水經流旁又置閘座以收下注旁溢之山水入運後
於運河東岸置閘使漲則灌入弱則引出至南旺湖坐落西
岸汶須截運乃能入湖為力較薄故西岸斗門閘座倍於東
岸然遇夏秋少雨之年湖積水不及定誌而汶源又弱則恐
艱於浮送白老知東省多泉故於上游各山疏導泉源四十
五派以渠引入汶泗各河無論瀝水衰旺以泉濟河以河接
運法至詳備聞近年泉河通判蒞各縣查泉止取薄規並不
躬履泉塞渠湮者大半

十四日丙子過閘十里至安溝南旺湖止於市後二十里
至草橋閘即濟寧州西關自伙頭灣以下河勢趨東閘上五
里北岸有閘其下五六十步有環橋皆通西湖西湖長七八
里上接蜀山之尾而不通專積瀝水亦藉運河內灌為州城
勝觀史稱宋尚書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在濟寧州西北與
蜀山接則正西湖也然西湖水無關損益若獨山則在東南
且與蜀山遠甚段懋堂誤以西湖口環橋為水之尾故云
泗水至濟寧州天井閘入運河二里至南門天井閘懷寧
丁懷甫良嗣以貴州知縣督運京鉛泊舟閘下急過從一設

並問翰風近况及實迹甚晰懷甫今年人日在揚州枉過閱日走答而船已開行甚歡無意中得此良覲為之大快懷甫在揚時見予著川紬袍曰吾貴土產亦行到揚州耶予曰此出川中非貴州物懷甫曰乾隆中有循吏山東張姓者忘其名知遵義府見其地有橡樹遂遣人歸覓蠶種及繭師教導人放繭織紬迄今教行通省出產甚旺有京庄漢庄此尚非其佳者予入都遇遵義舉人洪應奎詢知始教遵民者為陳公玉璽山東進士乾隆中履任非張姓也凡今放蠶所皆祠之因以詳告懷甫樂只父母陳公當之矣一里抵在城關以養水送鉛船閘下滿板不得過汶水正漲無虞淺澁若謂溜急用資驚託則三里之內有閘三座溜勢本平援例以恣婪索使來往船隻坐烈日中徑日閘河以台庄入東境為商賈所聚而夏鎮而南陽而濟寧而張秋而阿城而東昌而臨清皆為水馬頭而濟寧為尤大與濟南長山之周村相埒其出產以烟葉為大宗業此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其土人四千餘名好勇鬪狠每為守土者之累西客利債滾剝遍天下濟寧獨不能容貧民之財不外出宜其殷富也西河督南駐清江浦東駐濟寧州浦上居民皆依河以求衣食而濟寧則否濟寧有衛轄前後左右四幫水次在本州者五之二

十五日丁丑過在城閘閘東有板橋通水乃南岸市河無關
漕運六里至趙村閘七里至石佛閘十八里至新店
閘閘上二里許北岸有堰水閘以洩坡水入河至此河身復
寬至十六丈八里至新閘六里至仲家淺閘仲子廟在
南岸廟後平坡積水甚寬長產管形畧如蒲而莖方長三尺
許六月刈之堪織蓑編箔打繩索結實如香附而有芒根如
茨菰而圓冬掘之可煮食予經行南北數千里所僅見也

六里至史家庄閘河勢又歸南北八里至魯橋兩岸皆
有市泗水自東北來會于沙洲寺前故土人云泗水頭在泉
林寺尾在沙洲寺也魯橋東南四十里又有白馬河與泗河

先後灌獨山湖白馬殆即曲阜之沂水也口內廿餘里有美
女二壩攔水入獨山湖運河須水則挑壩使河水外注運弱
甚則并引湖胡朏明謂泗水禹迹自滕沛徐邳宿桃至清河
入淮今徐州以南故道悉為黃河所占者誤明神宗三十二
年尚書舒應龍侍郎李化龍曾時聘先後開濬泗河自邳州
東之直河入泗口上抵夏鎮中鑿韓庄引微山湖水以行運
而避黃河吕梁之險至胡君著書時中河容未開則泗亦於
邳宿之間入河耳不容徐州以南遂無泗也東岸自魯橋以
上至蜀山湖尾之伙頭灣西岸自棗林以上至南旺湖尾之
安溝長約八十餘里以目力約度其寬各不下二三十里西

岸自石佛以下大都水佔自道光三年被定以後澀水連積迄未涸出東岸雖尚耕種然亦多水窪堤岸高于平田纔四五尺平田與河內之半槽水相平土性膠黑保澤鬆柔長穀若得念切民依兜曉農事不專為屬吏計囊橐之君子蒞其土而河員又不掣肘相度地勢人情慮熟而後發要以三年成效必著可使同於江南之高郵寶應每年約地力所出杭米不下四五百萬石矣較廣平之磁州永年保定之文安大城水性土質皆遠過之法宜先附隄十丈外開寬深溝以其土培寬大堤漸掣積水入溝中又度積水深處加圍以潴水計地開子溝以土培路四面大溝略如井字以通於潴尤宜先核糧冊將潴水及道路溝渠挖壓之地公同攤認於可耕田內約扣步數為畝以免爭執召募江浙之勤農為師其經費斷宜依業食佃力借帑攤還之例然必須盡除以工程為調濟之習氣亦不可使承辦人賠累則行之可必效若虛慕名高冒昧舉事則予言將有作俑之慟矣 六里至棗林間六里至新娘河河在東岸獨山湖出水之小口也 六里至南陽關南陽為魚臺首鎮陽湖頭在其市後自此以南乃明穆宗時尚書朱衡所開新河舊河在獨山湖東經穀亭南至沛縣之留城急雨至不能登瞭詢土人以紀形勢再作五言一章寄題白老人祠

三日度河湖偉矣老人績子村憂憫懷豈僅轉漕急嘉祥濟寧間堤外平如織百里土塗泥利可興溝洫膏腴不自

愛頗足當漕白惜哉宋與金

諱純字德脩泗州人官侍郎佐宋尚書治水者今配食祠

中未有明農力或謂轉重空珍水至涓滴安能問疾苦更

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革十年五被潦東來民

持設相時謹宣蓄導脈疏湮塞灌溉與浮送並行斯兩益

誰為後來者聽此言無惑

十六日戊寅過閘十八里至建閘十二里至橋頭閘入

滕縣境五十里至宋家閘三十里至楊家閘十二里

至夏鎮閘鎮原滕魚臺沛三縣分轄充曹兩府州縣皆在此

兌漕故東省水次以夏鎮為大獨山湖頭在魯橋尾在宋

家閘長幾百里其北皆依小山連綿為岸自山根至閘河東

岸約寬十二三里昭陽湖頭在南陽故又名南陽湖尾至夏

鎮與微山湖相接長百廿里寬三十里兩三年來皆苦潦

水面至寬七十里糧地被淹者無筭東西兩湖皆與河隔一

單隄東隄外間有葑田西堤厚不及丈臨湖一面砌毛石長

與湖亘以西湖水逼堤根又西風浪勁故也建閘十八里中

西岸有五里單閘七里單閘各一座東岸有小河口一橋頭

閘十二里中西岸有三孔閘一座又單閘一座宋家閘五十

里中有小河通獨山湖者三西岸有單閘一座五孔閘兩座

十孔石滾壩一座揚家閘上二里許有小河口名鮎魚涎通
滕邑各山水發極湍湧無闕濟運東岸湖止於獨山西岸之
昭微兩湖專使收納閘河漲水遇多雨之年兩湖西岸坡水
下注亦旺然不能為源故西岸閘皆啟板收河水溜勢甚急
獨山湖則上游自納泗白馬兩河之水故止用小河港通水
濟運平時則以土壩截港口使閘河餘水專由西岸閘座灌
昭微兩湖

十七日已郊過閘市長三里南頭有三孔閘一座為微山湖
受水之始又雙閘兩座十二里至十字河滕邑青山頭一
路山水並由此下注橫穿入微山湖形如十字故名發水時

大略汶泗並漲水勢相頂則噴沙時時撈淺司事者撈起即
置岸坡又兩岸本係每年積沙居民佔種浮鬆一遇暴雨卸
坝梗塞法宜嚴禁私耕而貼以草皮撈淺方價稍寬使出土
堤外則官民船隻並受利益冬春流不絕八里至彭口閘
又名滕沛閘以兩縣各管一閘牆為名也二十五里至張
吳閘閘北十里曰赤山鎮糧食焦炭之所聚微山湖碎石坦
坡始於此下抵韓庄閘北五里有單閘一座十五里至朱
姬庄迤北三里之內有單閘兩座舊例空運南下畢則於朱
姬庄前築壩截河水盡灌入湖去年以湖水旺未築此壩今
年水勢更盛十里至韓庄閘閘入嶧縣境江南之豐沛蕭

碭四縣以為水次過閘湖岸有十五孔連橋一座橋外築月
草壩已十餘年不放矣月壩南即湖口閘臨湖靠閘墻作壩
基築卅口壩挺入湖中以節溜勢閘北金剛墻有誌楮以丈
四為築數現存水丈二尺九寸而閘河水面低於湖面四尺
許故自張吳閘北之西岸閘座水皆從板上外溢注河閘河
始漸起溜過湖口閘河勢轉直正東西岸為南岸東岸為北
岸矣自分水龍王廟至韓庄共二十四閘水勢頗平閘座約
可減十五六自五里單閘河水內注約高三尺許湖口閘湖
水外注約高四尺許昭微兩湖水通面平約計南陽至韓庄
二百里內河水高低僅及六尺自韓庄閘以南至清江大閘
閘皆有漕夫頭司招夫為漕船絞絞關閘水斗者至用關六
十盤役夫千許漕委督之而閘官亦稍有沾潤皆取成於漕
夫頭蓋挽漕不用閘牌子也舟泊韓庄閘下時當酉末日
映湖西而正東有青白氣著地起寬五尺許上漸濶如放花
砲狀直指日輪蓋月欲上之所吐也而日在雲中亦出白氣
十數道斜射東北長至天半洵屬奇觀

十八日庚辰廿三里至新閘 六里至六里石兒閘 六里
至聚蓮閘 八里至萬年閘 八里至丁廟閘 十二里至
屯庄閘閘東北岸有大彭口河來合嶧縣臨城駟西有青雲
橋聚各山泉瀝諸水下注此河冬春不絕汶泗而外此河與

十字皆接運得力。八里至河心閘。十二里至臺庄閘。河勢又漸向南。自新閘至臺閘。名八閘。閘北皆有越河頭窄尾寬。以閘密溜急。故於越河放水。令其先繞至閘下。擊託免致懸流滯運。且糧艘打閘時。民船仍可由越河逕過。亦為利便。三里至黃林庄。入邳州境。係山東江蘇分界處。而河南東河工境亦以為限。閘此有石碑。橫刻一畫。以油硃填之。春間東河挑壩鋪水。以至油迹為準。不及則誤運之咎在東河。及油迹則淺滯之咎歸南河。名曰紅油記。予以舟行。疾未見也。廿里至河清閘。土名梁王城。十里至王母山。山前有河寬丈許。長接微山湖尾。而不通者五里。名小黃河。土人云。乾

隆中南河向東河借水。不可遂自開小河。欲竊微山湖水。今其河間段淤塞。而伏秋坡水歸并沙礫。隨下。故江南運河以王母山為頭淺。五里至界口。汛東岸有河寬五六丈。上通北蒙山水源。長二百餘里。五里至河定閘。土名大王廟。十里至灘上。住舟。是日入初伏。

十九日辛巳。十里至河成閘。土名新河頭。灘上開船。不三四里。東岸有沙河。口即邳州城前河。過新河頭。不三四里有薛塘口。即官湖河。兩河皆發源蘭山。郊城諸山。冬春通水。二十里至貓兒窩河。入江南境。即寬廿五六丈。至此更寬。而上游不五六里。西岸有三岔河。寬三丈許。係聚銅邳兩界之坡。

水下注一入運河以窄合寬溜緩沙留故江南運河以猫兒窩為二淺 十里至馬家營閘 二十里至密灣沂河自東北來合口門內東岸有竹絡壩係駱馬湖濟運之上口也春開秋煞 二十五里至利運閘閘上十里西岸有安家雙閘以洩坡水 十五里至皂河靳文襄閘中河以此為河頭 十八里至支家河西岸有王家溝駱馬湖濟運之中口也 十里至董家溝有三孔石脚木橋駱馬湖濟運之下口也 二十里至五花橋今名永濟橋駱馬湖水出尾閘五閘由橋下至搃六塘河駱馬湖頭起密灣尾至五花橋北與運河止隔一堤上承蒙沂諸水甚旺雖長七十里而淤淺不能容非

山東水櫃至此 十里至宿遷東關宿船

二十日壬午候關味爽登岸存平湖徐春帆司馬一麟於鍾吾書院以在揚話別入都時有成約也 過關七里至臥虎

閘 二十三里至濼流閘江南七閘亦有越河河口寬並正河非八閘之善矣自此下達楊家庄河口計一百卅五里濼流閘下五里有劉老澗新滾壩減漲水入六塘河楊家庄上十二里有雙金閘放水入鹽河濟葦左營正料及淮北綱鹽俱在東岸劉老澗下五里仰化集入桃源境楊家庄上二十五里豆辦集入清河境

廿一日癸未抵楊家庄即晚渡黃寬舟對渡即攔黃壩黃漲

初消而埽前及中泓皆平漾無溜濁如泥漿水緩則沙停停而仍濁如此可駭也南河自嘉慶二十年以後外南北山安海防四廳黃河漸成中飽近年嚴守徐邳咸開刷深河槽其土復於下游以致倒淤上行於挑南北宿南北四廳計八廳所轄長河中飽之病且三百里矣攔黃壩內集夫與挑因夏間倒塘淤淺故濬深塘子口以備回空並將順清溝挑通以備輪換蓋一塘子而兩口黃入停淤多在口門有兩口則堵此開彼旋淤旋挑可以無虞倒塘之法與臨清相同唯彼以上游清水用版蓄高敵衛而出船此則開壩以納黃塘尾築攔清壩以塘內清水抵住黃流黃澄為清高與黃平以資出船係參用河工放淤進黃出清之法為稍異耳此法係道光六年外南營千總今升海安營守備盧國昌永威所創以送滯運銅鉛船隻者次年即用以送漕七八九三年重空船隻專恃此以免貽誤其法可謂巧妙然遇清黃相平及黃高不及尺黃入不能跌深塘口則坐困矣下攔黃堰至彭家馬頭夾堤內見積水漲漫如故八年夏清江北岸西頭之民居廬墓被澀水浸沒多年神祠七八座在焉具公呈於當事當事勘明惻然動帑數萬兩為挑汰黃堤外圍堰內之淤灘為小河下達山陽縣之烏沙河以入運長三十餘里河成刷開汰黃堤以放積水水不得出適遇霖雨灘內澀水反灌入夾堤

水面較舊高二尺許向未被水而今續淹者又四百餘戶當事不得已又為之展寬加深積水稍出刷動帶土新河間段淤塞水又不得行以難面高下之易明而其難如是况言長河深淺耶

廿二日甲申挪取行李過船十五里至清江浦訪國昌以防汎不相值十五里至淮關入山陽境存程禹山虞鄉蕭梅江文業禹山已歸天長與梅江話都中近事而別十五里至淮安四十里至平橋入寶應境

廿三日乙酉百里至界首入高郵境二十里至六安溝湖水已間段打破西堤直注運河倒漾至界首河平無溜四十里至高郵城溜亦不盛六十里至甘泉之邵伯鎮 寶應高郵

城皆臨河寶應在高郵上游百二十里地勢高且及丈故河西雖皆湖堤而寶應之西堤外有草灘寬自數里至十數里不等盛漲尚低於河面五七尺故寶應城所畏者在黃水入運高郵之西隄外即湖面稍漲即與河通盛漲則漫堤破餞堤面與城墻略平故高郵所畏者在高堰開壩高家堰下為白馬湖汜光湖寶應湖高郵邵伯湖水落分五漲漲則合一南北長幾三百里東西寬亦四五十里白馬等湖俱為下湖以洪澤獨為上湖也下湖受盱眙五河天長諸山小河共七十二而上湖則承河南安徽十數郡及江蘇徐州諸山之水

有名之川亦七十二派自平江伯築高堰截淮水出七道引
河由太平河歸黃而開清江浦於太平河東岸引三分之溜
入運河上下湖始不相通自清江浦至邵伯東岸有閘洞七
十二座以濟下河之山陽阜寧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東台七
州縣田畝高郵既與湖平故西門外有通湖橋引湖入河而
於南門外十五里之中設南關五里中壩車邏四滾水壩減
湖漲入下河引歸於海邵伯地勢更低而湖堤止於龍王廟
在邵伯鎮北十里湖河既合又當五湖之下游其東岸昭關
滾水壩一座獨承五湖引漲入海故較高郵四壩更為著重
過邵伯鎮二十里至瓦窑舖是為湖尾計三十里內湖皆無

堤故邵伯鎮南設六閘東西金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
沙河橋等口分洩湖水入江近年又開新河一道於鳳凰壁
虎之間頗為寬深然自六閘以下至沙河橋諸口之水皆歸
董石廖三溝董家溝由八達口石廖二溝合由深江口入江
受水之日增而出水仍祇舊路况江口積年淤淺江潮又復
上泛故高郵邵伯湖西田廬相望自嘉慶七年以後迄為澤
國昭關等五下壩本與高堰之仁義禮智信五上壩相應而
下壩下之引河年久湮廢一經啟放則七邑頓成巨浸自嘉
慶十年移禦黃壩於河濬之後黃底入高借黃濟運甚
長年運河無涓滴清水者運河兩岸決口五六皆借黃之貽

害當事畏黃如虎於西岸增建雙單閘座十數以減運河水
入湖然入湖之後仍於下游入運一經失事為禍更烈又將
禦黃壩口門逐年收窄僅容糧艘以求黃入之少後并於重
運畢渡即閉禦壩專以運河一線承受淮水并將黃河上游
增建虎山腰等壩黃水一漲即將臨黃之新舊各閘壩開放
減黃入上湖而以高堰五壩為尾閘洩入下湖弃七邑為歸
墟之壑嗣以上壩叠次跌塘移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之上
游新挑三河將入上湖之淮水倒鉤迤上十數里依山骨洩
歸下湖以期保護堰工而道光四年卒至堰決三河又何益
哉迨借黃不行變為倒塘灌運清水涓滴無復入黃之理又

以倒塘時黃水過高則大險故須蓄高湖水高堰開壩之誌
叠經奏增至一丈三尺而三四年來歲底湖水尚高一尺五
六尺然黃水猶高於湖二三尺不等嘉慶十三四年間河事
最否然當大汎漫口四出之時順黃壩誌椿不過二丈七八
尺十數年間大汎至過四丈歲底亦不下三丈三四尺故糧
艘一竣即放三河而兩壩繼之為魚之痛其終能免乎道光
六年六月高郵四壩悉開而湖水尚見漲河營叅將持令至
邵伯督開昭關壩此壩自嘉慶七年跌翻壩底積年未脩二
十年估銀六萬揚糧廳領帑承辦後上下如忘延至道光三
年冬督臣始嚴飭趕辦而帑項早歸烏有於兩月之中草草

貸銀數千藏事四年堰決水勢驟至十一月十九日辰刻開
放申刻即跌翻及六年奉令啟放居民謂放壩之所以異於
決口者以有底節水故也若開無底之壩是決防矣天必欲
殺人止可靜聽諸天數萬象日夜卧壩上不能施畚鍤廿二
日酉刻大雨如注守壩民人趨近庄暫避而堡兵馳白叅將
叅將立至督開及雨住民人趕至壩已過水天忽無雲而雷
震斃報信堡兵於河堤萬目共見羣以為雷神之有時而事
事也七年湖漲河員又議開高郵各壩知州李君宗穎以一
身任之得不啟放七邑得以有收八年湖漲又甚李君與河
員力爭如前雖卒開放而藉得遲延二十日七邑得以搶收

大半成災不甚七邑民頌李君云自取十二歲之幼公子置
壩上曰與衆百姓為質若必開壩則衆人先取吾子投壩中
今擢知太倉直隸州近年江省起擢之員多矣如李君者不
可謂非從民望者也然治河不籌刮空而專事加堤治漕不
求出清而專恃倒塘運河例淮水三分今以十分淮水全數
歸運雖李君永守高郵其智必有所窮况循良之莫能為繼
耶是日大暑

廿四日丙戌四十里至揚州便益門過壩盤城河划船歸寓
祝母氏壽辰詢知孟儀宜舅姑而仲遠人材足依甚樂
母氏命至書房款客而江都張芟塘李練江殷古農梅蘊生

儀徵劉孟瞻畢春原君輔喬梓王西御勾生昆季吳熙載張
司衡甘泉楊季子皆在蓋揚城之學人才人備於是矣

安吳四種卷第七

中衢一与卷第七

附錄四

却寄陶宮保書

宮保大公祖閣下。新禧曩福。客歲祀竈日。世臣自吳淞江工
次返棹。晉謁鈴閣。而兩司繼至。不及暢所欲言。小除夕。到楊老
母以下。俱叨庇平善。獻歲以來。天氣融霽。想各段工程俱可
趨齊。燈節後。旌節自必臨工。驗收督開。攔潮大埧。使百瀆七十
二。漉水有歸所。歸吳民深慶。而千里之潤。旁被越西。世臣亦
獲免素食之誚。幸甚幸甚。此次吳淞江工。估必無不如法。徒

以天氣連陰稽延時日致工員大累其甚者賠項與領項相
即地段便利亦且六成約計通工費帑三十餘萬賠亦不下
二十萬然一遇大水則救出蘇淞太杭嘉湖六府州田畝所
得當數千萬石智見而勇任重以成已飢已溺之仁自嘉慶
乙丑吳越會商再四築室道謀悠悠閱廿餘年非閣下誰能
收此鉅功者而葛峰將順匡救相助有成為政在人其不
信乎世臣返棹一路體察河形水勢唯野雞墩一段地灣槽
窄潮過野雞墩十餘里至王渡而止江之經流至四河口南
合澹臺湖北合安亭河流雖平而勢已盛下注王渡過佳潮
頭故淤留野雞墩灣窄之處而上下漸亦淤墊吳淞屢濬而
功卒不垂久者病皆坐此自四河口西行三十里至夏駕浦
河勢較陡而形成人字東北下福山者分溜什七下注本江
溜止什三是以不能暢驅退潮東出大閘下黃浦以成水激
之勢耳法宜於夏駕浦西岸做挑水草堤一道斜掩北出之
口使正流東下本江而迴溜鈎入浦河則本江力足抵潮又
滙羣流建瓴下壓遇窄則怒遇曲則後推前是野雞一段不
唯不為通之病且可借其收束以為激蕩刮空之用世臣測
量估計此堤約費四千兩公項雖已無餘然必籌四千兩以
救五十萬方能使五十萬兩易數千萬石之效必奏耳唯閣
下垂察築大堤所調之南河盧守備永盛練工程識機宜世

臣與共事五十餘日南河文武無與為方比者盧君現在大
堤候開一無所事可以調赴夏駕浦委办此堤得地得人何
事不成南河遊擊出缺例以守備升署如盧君者不可多得
閣下將來工竣入奏似宜保以應升為南河位置人材閣下
收時接見之款詢之自知世臣所言不謬至其於大堤之北
岸土山上做小埝五六丈日夜督趨羣嘆為多事埝甫成
而十一月初三大潮幾平埝頂以一線之新埝救通工之命
眾乃大服又於大閘石海漫上撒草累土三尺以釘椿掛纜
前此築大堤時北岸土山釘七尺大椿三百餘潮至皆拔世
臣見其以新土堆石板上僅高三尺亦謂其斷難有成而潮來

竟不能拔應手合龍皆土人目所見而口能言者閣下參之
輿論更足徵世臣之不作私好也開堤之役世臣不能躬隨
旌節深用為歉夏浦堤工關係緊要然非深明水學斷不鮮
巧妙閣下存世臣之說親臨相度如可採即便斷行若與
餘人商難恐阻盛業致貽後悔手書草率特愛尤甚天氣驟
暖伏惟珍重道光戊子人日舊部人包世臣頓首謹狀

官保淨此書臨工編詢多以為不必遂罷其說固宜

大水者省○定唯善以常鎮嘉湖以看州有收是

吳淞壯功○然而中予○過野鷗墩已○

業有阻故歸此稿以告後來

侍

代議改淮鹺條畧

道光十年冬戶部以兩淮鹺務宜改為民運民銷化莠為

良入奏奉

旨命原奏之王尚書寶侍郎馳駟之江南會同督部定議星使與督部皆委親信人員赴場灶查看情形委員見予書者疑予為發蹤之處微服過訪予亦樂千年弊政之庶可革也走筆書二十五條以畀之錢糧正雜每斤六釐者乃部奏原定之數故仍之其實尚可酌減使與鹽本相稱乃行之益無格碍然鹺賈殊不便此雖

明良契合意在必行猶未敢必其定能有成也十一月二十

五日記

一議灶戶歲輸折價錢糧為數至少尚多拖欠今若按銀征課私鍋既不可盡衰旺又難定額一銀所攤課至累百鹽賣錢散斷難清款自以征商為長然買客赴場納課場署坐落海濱既無城郭倉庫又大使職分較小旺產場分小課且至數十萬兩乾沒虧挪恐亦難免自宜令買客赴運司納課領票赴場買鹽由場員驗明發照出場如殷實灶戶辦理方於裕課通商兩無窒碍

一議解散鹽禁同米麥無須再配引目自宜以斤起祇使人易曉查兩淮現綱鹽每引額配三百六十四斤每綱額行

淮網

一百六十八萬引零奏銷銀正款一百八十萬兩雜款織造銅斤河餉三十萬兩考核銀減半平餘五萬兩其鹽規匣費七十萬兩唯京中口外各衙門津貼之項已關定額自宜一體攤入至各省文武既無督銷寺緝之責舊設規費自宜剔除又帑利九十餘萬兩斷無令新賈代舊商償欠之理而款內挑濬運河諸事實關緊要亦宜核明銀數別立名目攤入至奉發參斤既無額商自應請停以上數款應請併入奏銷刪除考核名目以免參差約計每鹽一斤應攤正雜課銀四釐內外由運司當堂兌收歸正庫存貯

一議鹽義倉係奉

世宗憲皇帝特旨建設以備上下兩江饑饉者應酌核向來動缺買補章程照州縣主守之例責成運司不得轉派首領等官致滋虧缺其建在場下者即責成場員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

御書樓係承

高宗純皇帝特恩存貯揚州天寧寺金山江天寺兩處嘉惠江淮士林者或即交該住持兼管或遴選淹博勤慎士人數名分別正副依時敬謹晒晾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襟文外支文款繁滋弊查月捐堂俸及掛名書樓育嬰

堂普濟堂各董事實係無事而食應與文武衙門舊設巡緝經費皆無庸議至如育嬰堂現養嬰千四百餘名乳婦同之向設內號西號董事逐日以嬰覓乳驗項核肥瘦課勤惰事頗繁要應查明實在辦事之人分別在堂久暫每號酌留三四人其醫生常川在堂診視者有每月方簿可稽合計乳婦嬰兒數近三千應就實診醫士內試驗能否酌留七八人所需藥餌應提藥舖三年內帳簿酌中定數以杜冒銷其徽州書院揚州郵發會所需經費各有本款交商生息然追繳存本完欠難定應同現行之普濟堂老

人堂救生船揚儀書院江寧蘇州書院蘇州育嬰堂一體核酌加捐款每斤銀若干令買客帶納以綿善舉

一議淮南串場河時濟時淤淮北鹽河雙金關一閉立即斷流淮流故淮北運鹽名曰秋單此次既改章程應聽由南北六塘河歸總六塘河至崔鎮九里岡一帶盤坻或由揚庄入禦黃坵或盤過運黃兩河由包家海子等處上洪湖船此係長年通行之道然被雨水衝刷間段不免淤阻河道通塞關係商運民食者甚巨必應隨時官為疏浚所有經費應酌定數目於錢糧內攤帶與前三款一併歸入另庫使與奏銷錢糧不相混雜合計每斤約捐銀二釐以內

一議赴司納課貨本大小不齊且多有未到揚州不習官府者應照各省藩司之例於運司署前設立官銀號五家海屬一家通泰各二家將錢糧料則逐條載明仍將各條歸併合秤以杜逐條捲零之弊刊刻木榜豎立司前及銀號門首其四首領十五房應酌核歸併以節浮費從前所有薪水飯食各款併應刪除使與地方一例

一議各場去揚遠近不一買客不習地形勢必就近爭買較遠場分或致積壓鹽斤除買梁鹽有定產場分外其餘買安鹽者應由司於收課給票時按場分產鹽多寡輪派標明赴買各客赴場呈票照數買足僱船出場時請場鹽秤

驗給照出場仍修復北橋散旗舊例運司於鹽廳按船抽
 秤一兩捆除每捆浮出五斤以內仍准給旗放行外自六
 斤以上照各關罰倍例分別辦理北橋散旗事久不行旗式無考應酌用黃布
 一幅斜裁上橫書銜姓下直書某商僱某戶船載例鹽若
 干捆年月日給其委員所給旗仍由運司先用空白印旗
 發交於一日如署委員銜姓場照每客給一張即分載十
 船止用一照司旗則每船給一面船多者換次填第一二
 三四字樣數客合櫃一船則旗前並列客名以便稽核各
 客所領照旗於下屆赴揚納課時附繳

如浮至一成則照漏稅例究辦其江廣客應出江換江船
 者則與淮北轉尖之船皆泊儀真由運司委員或營或秤
 驗給旗淮北赴安豫各岸之鹽則於淮河口委泗州秤驗
 給旗

一議變法伊始必宜廣為招徠查淮境以江廣為遠路該省
 鹽斤舊集南昌漢口聽外府縣水販携銀赴買運回濟食
 此次即可招使前赴揚州納課買鹽直達本籍其舊商存
 岸及現在出場改捆上船之鹽計新客遵示來揚總須數
 月舊商減價速售亦不至大喪資斧而新客陸續到岸民
 食無慮缺乏至私販頭目多擁厚貲自可立變良賈而手
 下附从之人身外多無長物應咨查兩浙仁錢担商金衢
 籌商成例斟酌定章將淮北之桃沐海賴淮南之山阜高寶
 江甘如泰坐落運河東岸地段聽其肩挑售賣使國課不
 虛而口食有賴不致流為盜賊擾累官民若用倒撐小船裝

鹽販賣者便當赴場納課由場發照方准出場以杜透漏
一議淮南辰永兩幫江船數至累千每船不下三十人因律
有不以鹽船載鹽之禁故其船式樣笨大與他船迥殊鹽
法一改此船不能攬載他貨又向與老虎頸一帶私梟同
里交好若奸商欲撓大計造言煽惑頗費收拾查江安地
近轉輸迅速用船應聽客便至江廣地道既遠買客貲本
自必稍裕且江湖巨浪非大船不可應飭地方官分幫傳
集令其公保信實數人充當船行專裝江廣客鹽除該船
主力能營運自本自客以及頭舵各人能明本營運者不
須由行再許經紀人等派擾外餘俱照例每兩三分抽用

不准絲毫多索水脚若干悉聽三面照時議值

一議灶戶賣鹽向係運赴場員所駐集鎮住居歇家與場商
交易况在遠客初到入地生疎尤不能按戶挨收應聽舊
業場商及灶戶殷實人等開設鹽行居積引攬悉聽其便
鹽客買足報驗領照取該行甘結備案

一議課銀較鹽價多寡倍差難保無不肖灶戶勾串客商來
場私買於可以偷越去處得規包送應查明各場通船隻
不當關津之所用木椿釘截使鹽船併歸一路易於查核
一議淮北舊有損夫千餘名搭蓋蓆篷住湖嘴後河北地面
專招鹽捆別無生業從前為議改填商廝唆使出頭屢成

小侯選降文和
巨案查總六塘河去運河約三五里必須搬運應明示仍
用槓夫令其移家前往相距一程事非累墜

一議像徵沿江一帶老少婦女多以掃腳鹽為生應查明人
家若干除老廢無依籌設公所比孤貧收養外其餘分別
酌動義倉給半年口糧或折給資本令其營趁遷業其平
日扒偷之徒宜明示宥其既往如敢結黨把持自以官法
嚴懲仍坐所由

一議像徵埠頭捆工箕秤人等為數雖多然皆稍有身家鹽
務係其熟路即有赤貧營趁之輩自可幫同營運無憂失
業

一議大小單釣屯船既免填掣自可由孔家涵子直達場河
裝運鹽斤其安慶以下鹽客或有由各口岸僱船來運者
亦聽其由涵子拒場皆由場員秤驗後於照內填明捆數
斤重由運司抽驗給旗經過各關驗旗放行如查出捆數
比旗載浮多照逃關例究辦

一議淮境之內不分南北假有攔出淮境自聽鄰境巡緝并
兵捕究明示鹽客船戶人等毋貪小利自羅重網

一議鹽既不分綱食無須改解子捆然散置船艙殊難稽核
應定以築成三百斤為一捆酌加滷耗包索若干斤照天
池掣馬舊例以二十捆為一馬抽秤一捆多少照祿而蕩

蒲亦存銷路不至以貨棄地險遠鄉邑勢必改五十斤中

自即在場帶去也

一議准北鹽價較淮南不及一半北垣向例鹽一挑取制錢八十文以人力為度不過秤而運道艱阻盤剝較多應免納雜支損款錢糧唯浚河經費一例攤納

一議准北臨興一場產鹽最旺坐落最遠向來從無商買全救濟私應聽轉尖海運至淮南地界售賣照海船成例於內外洋汎地掛號驗照進口凡指明轉尖之客應與南場一體攤納外雜錢糧

一議鹽既由司納課自不能再於各關抽稅而船料在所當

征應核明揚由龍江蕪湖正陽九江田荆等關科則逐細定章使船戶與買客周知以安商心

一議司發之票場發之照應酌定程式司票照蕪湖關船票用安撫印之例蓋提督印場照照地方契尾之例蓋運司印司到場由場員按月逕繳提督以資查核場照由場官

秤驗鹽捆斤重填明出場日月仍將照根按月繳司一議新法既行銷鹽大窰所有帶納捐款數年之後存積必多應請積至百萬即報撥一次以勉滋弊

一議酌定章程入奏後即應刊刻簡明告示各處張貼仍將前後籌議條目告示票式照旗各式樣刻印裝釘照憲書

及各關木榜之例蓋印殼面編行發賣使窮鄉僻壤大小咸
知凡賣客船戶各帶一本使沿途匪棍不得捏詞訛索
一議淮北出路雖改由六塘河究屬盤剝艱難既不分別南
北若聽興阜鹽三縣各場鹽由寶應望直港過埧入護城
河直抵蔣家埧盤堰入淮則兩次換船已越洪湖之險又
不與糧艘爭道可以減本迅運其淮北三場悉聽轉尖尤
於商灶俱便若此則槓夫須下移附備一說

上陶宮保書

部民包世臣謹頓首狀上宮保大公祖及閣下七月間奉
手諭旋附均之肅覆諒塵鈞座嗣以小兒烟事前往剡中還
至武林小住飽攬湖山不覺滯迹至九月十五日在旅次晤
南河催提浙餉之差弁曹姓詢悉挑南好家灣盜決口門塌
寬至二百丈中泓深三丈八尺高堰誌椿積水至二丈一尺
九寸出黃之吳城七堡順清溝新河次第折展共寬百六十
餘丈減清之仁義禮三河智林兩壩啓放經月湖猶見漲擬
加放攔湖壩未定使月內可到河帥飛札江西追迎制節云
云世臣聞聲驚駭急作歸計竊謂閣下還轍得以樞謁邦濱

備芻蕘之一詢昨過武進晤姚石甫知駭從已於月晦抵浦
世臣全家僑寄下游倚虹園地勢尤濤移京無貲私計孔迫
一經入門心力殆無復他及是以跼蹐小舟縷述纖細懸擬
之說深知無當事寔惶惶悚悚按桃南屬之高家灣向以槽
寬溜平為數十年通工受病最早最重之處于家灣緊當上
游是以掣溜至速然洪湖異漲頂托黃流殊非懸注之勢未
必能深跌老土則正流想未能遂斷下游必受新淤吳城順
清雖係減洩要路然河灘老淤堅厚衝刷難期順暢正流既
未斷迤下廿餘里便合吳城之水又下十餘里復增順清之
水而揚庄之水又自北來會佔住河身勢必議及硬打攔黃

壩開挑口門以下至吳城廿餘里之引河四面調集正雜各
料俟清黃並消勒限進占合龍夫口門寬於河槽水勢又不
甚高下填前必有掛淤開工之後勢必進占得占當事見其
易與不能無欲速之心是既犯大工所深忌况下游中飽日
久長且至數百里挽歸故道而水不行則下墊旁潰事在常
有况現在堰誌既逾二丈頭壩上下水面懸殊必在七八尺
以上糧艘回空幾同轉石在事員弁經練有人或能妥籌不
致貽誤而以一草壩當此巨衝萬一失守清淮頓為澤國又
全黃入湖之後大溜已散與清水蕩漾平爭湖面以臆度之
成事四十餘日黃必擠清於高堰關帝廟前迤北七道引河

舊地皆為黃境清水退讓南出三河兩壩霜後源弱黃躡其尾度堰誌落水五六尺則黃影必出智林壩口湖面落低黃身乘高下壓必且跌深出泓起溜正溜兩旁各有回溜停淤至速則裴家場一帶必且淤出新灘是今之患太平河水高頭堪吃重者數月之後求黃之北出東清恐或無幾矣且聞智林壩底前已有病難免跌翻掣動全黃正溜入白馬汛光各湖挾清作勢自走成道漸且以董石廖三溝為尾間黃淮並合於江則高寶殆為陸地糧艘何由北達至於北水盡數滙南形家無稽之言姑弗論也聞之危事不可以為安則無為貴智因敗為功管子所以為天下才也胎產者婦人至危事也

然有痼疾難瘳者常於調治胎產而獲除古來傑士當至難而舉之以易觀成宴如者誠明其情而握其機也閣下博綜今古大司空公忠體國夙有筮磬之契桃南北外南北山海六廳河身受病幾二十年起痼觀成其在斯矣要之今日形勢欲大開引河不唯現被水佔亦斷無從請此巨帑欲就簡苟完則後患莫測是必先掣口門之溜約以四分入正河使新淤不積導吳城順清新河三口之水沖跌河身移昏墊淮揚之具為盪滌癥瘕之用測量缺口迤下直至海口寬深皆能逾舊然後并力進占則夙病可除後患可弭但得河歸之水面與堰誌七八尺相平則亦必世之利也然其機全在乘

清勢方盛以用我搽縱之權若坐待清弱則躓矣故用黃率清以北出者為安為功之勢也非然則清必導黃以南下矣此省格而過微茫之間而程功衡能相萬者也夫水猶馬也駿馬固能引重致遠非良御秉策徒若踉蹌而不効千里之功聚水自足攻沙非善水學者曲為導宣則見害而不為利是必環歷周諮乃能得其要領非可鑿空妄說世臣唯即事理之可必者畧引端緒自比起予然其要尤在節帑世臣生平為中外所中傷在此二字唯閣下察其愚誠宥其狂瞽幸甚慰甚肅請崇安伏唯慈鑑道光壬辰閏月八日部民世臣謹再拜狀於雲陽舟次

答蕭梅江書

梅江二弟足下得手教敬稔侍奉舅福又稔賢孟在粵有鍊與之興涉春可圖良晤彌用為慰淮東人士績學而有心斯世無能與賢昆玉叅者而篤念鄙人片言隻字悉加存錄質問疑義觸類引伸是其成高成大也必矣而用情過當得毋為明哲之累捧緘三復慙感交并承示閏月杪在袁浦帥署見僕雲陽道中與陶宮保論于家灣決口牋稿以為論同著蔡又示及初決時致書王淮揚勸其急於口門上首做挑水大壩以順為蓋則黃流入湖較少使禦壩內清水乘高并力下除河身積淤此即僕用黃率清以北出之法也相距千里

識論同符近日知河事者唯賢昆玉耳賢孟遠客羊城非足
下其誰審此機宜耶承詢鄙說見害而不為利之故與曲為
宣導之方此固僕所欲言而未盡者也為足下發此機樞唯
足下榮辱之夫清水有刷沙之功其說聞之習矣然嘉慶十
六年減壩決後李家樓復決河流全掣入湖澄清而下河身
出減壩口及減工合清水直達於海至次年二月清占河身
已百餘日黎淮揚招僕同舟打水自茅家嘴至李工三十餘
里比較引河工冊曾未加深尺寸及三月杪李家樓合後黃
鍊故道經伏秋兩大汎河身通刷深丈許海口深至過倍乃
悟水非作勢翻騰則舊淤不動也蓋黃挾沙而行質重性沈

其汎迅駛而善回淤但無旁洩即能跌動底淤清水質輕性
浮其與黃同行自可助勢若獨行則平流蕩漾即遇風起浪
力不達底反將新淤研壓堅實此鄙人所為有見害之說也
至於導宣而加言曲者言必迫之使不得浮怒之使不得平
也故善治于工者先用足下挑壩外順內蓋之法不可太長
恐大溜挑回則口門驟閉無以藉除積年二百餘里中飽之
弊也一面派員估勘自口門下至海口相開川字河其寬以
徑二丈為度其深以較河心低五七尺為度或一二道或三
四道其壩壁立而下稍寬其土不用挑送皆搭跳支架縋引
散推岍旁兩河之間以能容土山為度挖土人夫上下皆由

隄引遇稀淤探之深至數尺則止工合計挖引河之工每人
每日可出土方餘估價稍寬使在工人員有濶以止浮議每
挖河五七十丈則開一跌塘塘深於河四五尺寬倍之河與
塘皆愈下愈深兼較水旱兩平必使節節建甌勒限十日集
夫十日畢事其工將畢乃進挑壩以挑過大溜少半為度開
放河頭使黃清兩水并爭川字河河窄而水聚行不半里又
遇塘而跌跌起又復遇塘溜以屢跌而激沙隨激溜而翻壩
塌沙壅水鬱而怒管子所謂則後推前者也仍先集料於三
河兩壩減清之處并力堵閉使清無旁洩以厚集其力接長
頭壩外蓋壩以發其北出之勢清源二千餘里匯於湖而專
北出則其力故不減黃且使入湖之黃不能起溜南趨以四
面害湖尤為兩利計河身寬不及百丈加兩旁川字河各十
數丈以禦壩順清溝新河三口二百餘丈之清水入之以導
于工挑回之黃溜有不應心順手者乎是委湖之西北一隅
受河淤而藉黃濟清以全力蕩滌河身鄙說所謂移昏墊淮
揚之具為蕩滌癥瘕之用者凡以此也測量全河跌深二三
尺則進挑壩一兩占及至溜迴七分口門自無勞人力堵築
其經費必較現事大減故終之以節帑然必至河面與堰誌
七八尺相平乃可使之閉口如其未能即遲至來年挑伏二
汛亦無不可蓋捺縱在我用清刷黃漕運固無慮阻滯矣安

身不急功利不惜人言忘私忘家者聽此議而試此效耶近聞河壩員弁皆謂全黃入湖為無淤正河無溜為伏流刷沙打攔黃壩開挑二十餘里引河為不易成法猶幸僕言未盡不致又滋話柄耳正作書時而賢孟書至知近已抱孫欣慰無似並以奉告書又備言夷船狡悍之由料測萬里如說家常方知粵中洋事與江鄉河鹽殊途同歸春秋先治內其不信矣乎遠想慨然情難自己雨雪兼旬而鄙人方欲為滬上之行無俚可知諸唯為道珍重不具十一月望日

上陶宮保書

九月六日部人包世臣謹再拜狀上宮保大公祖閣下月前晉謁鈴閣以初來自海州畧悉票鹽底裏懷欲面陳而閣下因經始司事者不奉成約辦理錯謬接辦印委又鮮任事咸有所督責未獲盡言勿勿返棹伏念淮北鹽務久已運商絕迹正課虛懸自閣下倡改票鹽以來產額頗增而販夫負鋸報完錢糧大半拒而不納洪湖以南食鹽居民率出賤值得淨鹽以為有生所未聞見是其大體已屬美善即有小小節目未贖物情原可存而不論而閣下採論風謠諄飭妥議誠所謂精益求精為可久可大之謀者也若遂默而不悉是世

臣為未奉上交不諂忠告善道之教而閣下畧分下交竟未能收不離命名之益也故復以書陳唯閣下垂察閣下謂票鹽之弊在場商隱匿自運把持抬價使販本積重誠恐岸價隨而益高漸至不能敵私是以革除場商名目統號池戶其晒下則聽為池戶佃客所產鹽斤悉數報明局員司其交易票販輻湊鹽斤斷不能徧給唯有歸之籤掣掣得有鹽之籤准掛一號赴局買鹽百引掣空無可歸咎唯化梟為良一節實為未踐前言而計無可出吾子有高見者何不吾告是閣下之盡心民瘼而自視欲然古人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則尤不可不自竭其愚以備採擇者也按鹽法例係核明成本

綱後同

酌加餘息以定岸價而不定場價遇場價騰貴則奏請暫增岸價以綱改票為扶破壟斷範圍固不宜拘泥成案而成本餘息事理不別新章初定合鹽價錢糧經費每引僅一兩八錢零嗣增經費亦不過二兩零加以包索二錢捆工撥船局秤一錢水脚三錢澆裹一錢成本尚不及三兩而一引四包西壩價貴至二兩六分極賤亦一兩六錢其抵正陽關又增盤壩及過湖水脚每引八錢而關價貴至每包二兩六錢賤亦二兩一二錢以壩較場相距水程二百四十里而餘息倍差過湖加水程四百里而獲利三倍雖從前梟徒販私之利不能及此利在則人為責諸安得不爭爭則必勢豪得之其

自度力不能爭而財足以有為者退而勾串場商高作鹽價
出本合運以及場商之力能自完錢糧經費給水脚者隱匿
自運固人情之常而事勢所必至也勢豪盤踞其大宗場商
隱射其竒零小販奔湊實往虛歸在舊業梟徒者豈有鉅錙
釀金為小販而鹽必不可得集泮林而無桑甚幾何不取子
毀室耶此化梟為良之言之所以不踐也彼西壩者在票鹽
未行之先祇一沙堤耳兩年間連薨成市此固非人力所能
為而實淮北舊事也康熙雍正時北商由場運鹽至湖口馬
頭鎮發販名曰內商河南安徽各鹽客轉販至岸則名外商
畧與今淮南之江廣水販同嗣北商認岸直達罔利病民馴

致私充官滯片引不行是今之西壩即前之馬頭也閣下前
日議及移官於壩換票者斯得要領矣夫鹽法最苦者透私
而私之所以不可止者在科則之征於商也太重而場商之
待竈戶也太刻竈戶苦累非賣私則無以自贍科則太重則
梟徒買路之費有所取給今票鹽科則可謂輕矣而私不止
者以小販不得鹽而無可告晒丁苦累而莫之恤也小販不
能得鹽於場商則償價而買於晒丁晒丁不能取給於場商
則匿鹽而售於梟徒梟徒改為小販以來既來而錢糧不能
納之於有司則轉而輸於巡緝之兵役重集無藉以習故業
此梟之所以不止也歸局限買小販有得鹽之理矣然而壩

利太厚則勢豪之侵奪不息場價太賤則晒丁之生計不裕然則今日欲救票鹽之弊其要在平壩價而增池價而已票鹽一引錢糧經費合之尚不及一兩五錢宜使池價與之相等又仿佃田之例使池戶與晒丁各半則晒丁優饒衣食足而知榮辱自不至冒禁透私池戶產鹽萬引歲贏七千五百兩是亦足以贖其心矣唯客池千數向設垣照百五十有三戶今若禁草立垣則客池戶無力積鹽待售而票販亦不能朝夕駕船挨池零收客池戶身為晒丁池業自應得息宜酌定分數使客池戶與垣戶分潤以歸平允如此明立章程賤從時價貴不得過兩半定章票販到壩成本每引仍止三兩

七八錢即以西壩比淮南之漢口出場鹽船不許逕出雙金關皆盤壩領票繳撤場照票境之內聽其所之不復問其賣價唯核定壩價賤則從時貴不得過每包一兩五錢計其餘息每引仍可二兩以本乘息尚逾五分於招徠豈有格礙哉然人止一號號止百引勢豪必不利此則鹽多而小販可徧給矣又定湖販以五十引起五百引止使小民皆可合本趨利而不能佔岸居奇則岸價自較現行更減而洪湖之搶奪自息岸價平則外私不入池價增則內私不出則化梟為良之原議必可見諸實事矣且清江淮安在行綱之時鹽價自十五文至十八文票鹽初行驟增至三十六文近乃以壩為

價每斤二十八文若壩價不過分半則清淮纔可二十文較前雖小增而比二三年來為大減是亦足以塞清淮居民之浮議矣若夫以籤掣昭公平誠為善策然其弊亦有不可不預籌及者世臣敢為閣下申言之閣下深憾場商把持故絕其名目使池產之鹽報局派買而籤掣之法一行恐利之歸於池戶者較今必倍蓰也淮北雖曰三場而中正臨興合之才當板浦四之一板浦居民不及二千戶而大小場商百數十家其業遠者百餘年居民上者為其夥下者為其廝什而七八除池戶的名外所有廝夥皆得與外販同掣外販集者不過數百人而池戶廝夥不啻什之又外販有僕賃守候之

費以與土著爭一日之得失

世臣

前在板浦聞各員議掣事

或以為統計鹽額一年兩掣或以為一月一掣要之眾寡之

數既殊主客之勢又別數掣之後外販之得與掣者或寡矣

廝夥無力完糧捆運勢不得不為池戶作化身鹽雖歸局繳

價其實各池互換竟成代事是欲抑之而反以資之此猶當

有煩慮慮者也至于平壩價增池價限買數以利小販固化

梟為良之至計然必使終年候開以運秋單則日久費多貨

少轉遲通盤核算難期踴躍是又不可不為之設法使得常

川灌輸也鹽之北有南六塘河上承駱馬湖長年有水向為

走私徑路兩年來小販出其道者水小則在徐家溜子盤旱

五十里抵壩水多則上達漁溝盤旱三十里抵壩徐家溜子
車脚每引六百文漁溝四百文加以拋撒則成本較重宜於
今冬勘估漁溝河頭開一橫河抵鹽河北堤而於漁溝以下
淺處間段浚深兩岸殘缺處培築高厚又於崔鎮上下相度
六塘河逼近遙堤之處建一涵洞開溝引水下注以助浮送
其蓄薇河下游淤淺尤甚一律疏浚使西水壑注臨洪口入
海合計買地挑築之費亦不甚巨不唯足利鹽運且藉修其
水利則海沐二屬可以化瘠為腴居恆不苦西水一麥地萬
餘頃皆可播種秋禾即遇劉老澗開放或中河偶有漫溢有
所消納不致成災而閘下正河適運葦料尤為河鹽兩得此
可於今年票鹽溢納錢糧內借撥興工明年於經費外帶納
脩河費每引一二錢便可歸款其响水口之費家窶盤隄溯
黃一道便可釘截以杜透漏至附近鹽場地方不設額引以
惠貧難小民定例之時具有深意今雖准行小引而赴場完
納赴局報買赴垣捆運非數十金不辦貧難小民何從籌此
且附近村莊無上門老少鹽可買則鹽價增貴又以票販雲
集百里內外食用物拖費過倍小民不明大計難免怨咨其
如何確查給籌又不致積零濟臬者稍擾仁抱必有安章世
臣在板浦知今冬明春池產僅數彌補本綱截數以後買賣
已停來年新鹽非入夏不能開市儘有暇日熟籌盡善極知

狂簡無當高深唯以久託併蒙有所聞知不敢不盡臨楮惶
悚世臣再拜謹狀

老少鹽濟梟乃歷辦鹽案成式為鹽犯不能供明來歷例
宜加等供明來歷則場員被議甚重故藉此為出路並非
事實若非大慈一視屬吏斷難議及世臣又啟

答謝無錫書

默卿二兄明府足下贛役至承手覆深引抑損勞而不伐學
養益邃以感以佩奴子昨在吳中親見牌示為無錫鉅邑擇
賢父母贛榆已僻想尚未聞吉語也前月廿三廿六在白門
兩晤宮保知以票鹽摠辦之權授足下而不得不藉保署州
之頭銜以冠公積今既受百里之寄部覆一到即可無庸保
君書紙眉矣僕前書云見足下所議新章十事中多未能了
達而非尺素所盡擬泛海奉訪面悉嗣以移居期迫匆匆返
揚旋赴白門視新居因謁宮保論及票事宮保大指同足下
僕爭之力而未能回意繼念宮保蒞江鄉十年茲舉至為善

政徒以始任大吏意主自私使辦法與奏案刺謬於今為梗耳故復因李廉訪郵呈一書而足下使適至錄稿寄閱有書中未及而欲進之足下者縷陳紙尾唯希照鑑辛卯秋票法初行足下念僕家食久困即賜手書言票利之厚屬僕糾約親友來板浦可代為力必能濟貧僕比覆以貧富分定前此召買海淤倡行海運二案皆僕始發其事而卒定其章然兩案僕皆真身局外名利一無所染足下知之最稔今票鹽之改乃當事採僕議一節以籌辦淮北者是其事亦發于僕發其事自深知其利况重以足下雅愛耶然僕非樂貧疾富與人異性也凡以生平所學在撓論得失宣達疾苦所望當時君子或加採擇惠我窮黎其見棄目前者仍望舉於後世而猜忌排擠實繁有徒若復隨眾行票必譏僕托名為國為民實以自私自便則其說不為無狀將使來者欲取法而鄙夷其人不屑垂錄區區之心竊深慮此幸蒙足下喻意不以為罪其手蹟想猶在也足下奉委淮南半年一反鹽委痼習與運商徑庭屢扶獎實調辦北票又疾場商歸併暢岸一案摠辦道與都轉皆主以票鹽成本行綱鹽認岸之法并力袒商足下獨以佐縣微員專持正義致失大吏之意幸宮保深知深信排大吏之積舉行尊議是足下不近利不從眾與僕有同病者也僕卅年揚州未嘗接一運商則八日板浦斷不至為場

子或加採擇惠我窮黎其見棄目前者仍望舉於後世而猜忌排擠實繁有徒若復隨眾行票必譏僕托名為國為民實以自私自便則其說不為無狀將使來者欲取法而鄙夷其人不屑垂錄區區之心竊深慮此幸蒙足下喻意不以為罪其手蹟想猶在也足下奉委淮南半年一反鹽委痼習與運商徑庭屢扶獎實調辦北票又疾場商歸併暢岸一案摠辦道與都轉皆主以票鹽成本行綱鹽認岸之法并力袒商足下獨以佐縣微員專持正義致失大吏之意幸宮保深知深信排大吏之積舉行尊議是足下不近利不從眾與僕有同病者也僕卅年揚州未嘗接一運商則八日板浦斷不至為場

商作說客亦明矣唯以初定票法鹽一引定價六錢分捆四包每包重一百六斤原為淮北場例本池收鹽筐重九十六斤給價六十四文客池收鹽筐重六十四斤給價九十六文本池以四筐二分成引客池以六筐二分成引其時鹽積如山綱商絕迹場商晒丁但求鹽有受主獲就口食本不以賤賤為厲而摠辦下車即弁髦奏案糾合貴顯釀金壟斷淮北印委各員因而挪移錢糧作為運本場商亦復招其淮南故舊合本自運三數月後票販四集各挾重錘而鹽則顆粒皆已有主不得已增價為飯店回蕙之舉又不得已增價為預買下綱之舉是短垣之踰固不得專咎場商也大凡在市之

貨銷路寬則價驟長板浦屋價較三年前十倍一切食物皆三倍即附近食鹽三年前每斤三四文今則二十餘文足下能與申明舊事以官法齊一之乎一切不能而獨繩場商退有後言亦何怪乎廿年前僕舊遊於彼其時梟徒至盛然相約不拒捕而今半年間拒捕巨案已四五見過湖劫奪之案兩年之內已百餘起且有傷官戕兵者口岸搶奪之案至不可勝數此而不思變計則受累者告訐於外風聞者交攻於內實理勢所必至足下受宮保特達之知委任之重自必澄心研慮博求補救以歸盡善非一意絕商自明無所汙染遂足為報稱矣况足下擢膺大邑以此為功此事萬全亦自完

之要術也是則宮保前次札行革除場商由足下之痛絕之也然場商一革則彼且逍遙以收池利而分司大使無能過問辦公更從何處着手宮保之掣空無所歸咎即足下每月派鹽三萬引分配三百籤而以五千七百空籤下筒同掣之說也唯先呈賢貯庫驗明乃聽與掣一節宮保未及或足下近時始決此策而宮保尚未悉乎凡是數策皆為欲杜場商之弊然場商運鹽理同業戶販米本寓有干禁令現在淮南巨商無不辦場而南場稍有力者亦皆兼運即謂票法專以化集惠民為說不妨創設厲禁然亦必因時制宜使晒丁取利於池場商取利於場場販取利於壩壩販取利於關關販取利於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是而猶營非分之利則執法嚴懲亦可無愧於心若一意行以勢分恐足下意伸而術絀因人成事自來不可倚賴所望足下擴如環之智使良法得以垂久是則鄙人之至願矣然非於鄙人有纖毫之益也幸荷體察不具道光甲午九月十日世臣頓首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水利與屯田同理而殊勢水利者明農之先務主於足民屯田者足食之上理主於裕國故水利之興多在閒暇之時民足而國儲亦富屯田之興多在有事之秋國裕而民急亦解數百年來興水田於西北者何承矩之後以 怡邨朱鄂兩文端為盛經理數年墾成稻田至三百餘萬畝而不久即廢論者多咎其尚不與民爭利之虛名不開屯而聽升科以致功隳已成為慮不及遠此固非樂成人羨之諉然詳考當日時勢即開屯亦不能以垂久也南漕歲額平米四百萬石雍正中曾以運河淺涸阻南糧至二年侍郎李紱籌辦乃通事

載穆堂文集然未聞當時都下有乏食之虞是儲蓄未急也
 經征官多收羨餘特定為貪官例是當時不以浮收勒折為
 當然則民力未急也運丁稍形竭蹶尹文端奏增水腳錢每
 石五十餘文不聞經征官別有津貼是丁力官力俱未急也
 如是而必責其不能預為今日之地不亦過乎惟當日水田
 三百萬畝在數十州縣隨處開屯不能得如許肯任事而通
 農事之人一也運道迂遠轉搬滋費都下既不仰給則經費
 疑於虛耗二也北人口味皆宜雜糧糶賣不售三也加以選
 種不精米多粃稗糞本不時收成歉薄升科之後業者或難
 償本故旋踵而廢如是雖開屯又獨能久耶今京通兩倉存

糧曾不足以支歲半運河畧聞淺滯則都下人心為之惶惑
 萬一有如雍正中阻運兩屆之事何以待之至南漕專藉江
 浙尤以蘇松為大近年吳中民戶田租所入僅足當漕而條

銀必須賠墊即矜戶訟戶輸納較輕亦復倍差額征

蘇州漕額每畝

自二斗一至一斗五不等率羨為見畝一斗八升近年民戶
 完折色每石至洋六塊為錢七千有零而糶糧每石市價不
 過一千七百文是四石方敷一石計每畝完漕當用米七斗
 餘蘇州佃租每畝米一石看收成定分數通率十年斷不能
 及八分故租入民戶腹削不堪非開倉不能敷減眾志成城
 不謀而集故搶斛拆倉毆官之案相望而起從前開漕皆棍

徒近年則皆力農良民封圻大吏知良民開漕之實出於不
 得已也每事姑容漸不可長州縣開倉收本色近已及倍米

足兌軍閉廩開折民戶比市價常三四倍矜戶訟戶日增而
運丁兌費每船須洋錢千二三百塊折入之數常不敷兌費
挪庫項貸利債漕事幸畢而奏銷限屆公私虧累十缺而九
旗丁所得津貼仍不敷沿途開壩起撥盤糧交倉之費傾覆
身家十丁而六是民困官困丁困皆至於不可復加記曰窮
則變變則通漕弊至此固非變不通矣必有備事乃有濟損
上益下民說無疆變通之權惟決於開屯而已考今法每里
為三百六十步計長百八十大田每畝積實二百四十弓計
方七丈七尺五寸每方一里為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為田
五萬三千畝方百里為田五百三十萬畝稻田中歲可得稻
四石計米二石以民間業佃例各半計之得好田二百萬畝
歲入即當全漕之半歲積月累九年之蓄易易耳宜於畿輔
數百里之內附近河道可通舟處相地脉開溝渠招集江浙
老農用安徽早粳七分蘇杭晚香三分選其佳種分試地力
所宜度其地可拓至方三四十里處乃下手附近畿輔求方
三四十里可開屯者三四處尚非難事一有成效即可將江
浙之賦或減輕或酌改為本折兼征則民氣得甦官困亦解
而大吏得以執法齊民免長不遜之習上裕國而下足民蓋
有非名言所能盡者雖然言之易行之難行之有效易行之
無弊難夫舉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謂非常之

人者非智勇超群能持一切之法以威衆之謂必其能詢芻蕘
察通言廣思善斷集衆人之心思材力而歸於一遇小小窒
礙則又能隨時更正補苴以順民情而就事理者也是故有
識者言之有力者以為然而行之發令之始莫不承順風指
而胥吏籍承順之勢以陰求其所欲國未見利而民已被害
好論議者因以持其短長盛業中阻非一世也北人既不習
水田又食性不宜稻米是不惟不可抑勒之也并不必勸諭之
專力治官屯成敗利病皆官受之而不及於民則不生阻撓
之端或云一面開官屯一面勸民習墾所產稻米官以厚值
收買之則自樂於從令然民從者寡是徒作一說耳從者衆
收成之後官何能盡數收買是不宜預為胥吏籌生計而自
取有言不信之譏矣至於如何相度土性如何收并民地如
何疏導泉源如何安插棚廠則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議者
所當懸斷也

余嘉慶癸酉舟行揚州下河見馬家蕩可以成屯因著下
河水利說刻入中衢一勾其時江浙漕政尚未否極故止
為地方官言為民興利一層今若能為官舉之則可紓江
浙民困以上培

國國脉然非兩江督鹽使者則力不能籌此巨款以必有成
蓋開屯經費當十倍於原議也

近年鹽法更否每年奏銷
搜括不遺餘力尚不能趕

保處分再議於鹽務籌巨款真令聞者失笑矣然得道光其數則事不勞而集非指空迂設但不能明事耳

已丑經山東運河見閘河東岸自魯橋至伙頭灣西岸自

安溝至棗林長約八十餘里兩岸各寬二三十里共寬五

十餘里土性膠黑保澤長穀若以開屯較馬家蕩作力為

易田箸閘河日記並有五言詩紀之曰三日度河湖偉矣

老人績白老余村憂憫懷豈僅轉漕急嘉祥濟寧間堤外

平如織百里土塗泥利可興溝洫膏腴不自愛頗足當漕

白通計可開田二百萬畝產米四百萬石惜哉宋與金宋尚書禮金待而純即用老人策治會通

疾苦更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草十年五被潦

秉耒民持戩相時謹宣蓄導脉疏湮塞灌溉與浮送並行

斯兩益誰為後來者聽此言無感此事東河督及濟寧牧

有心者皆能為之附記於此以告有心世道之君子焉

有心者皆能為之附記於此以告有心世道之君子焉

開河三子說

開河三子謂子河子堰子溝也土工必坯頭分明乃能幫坦底平滲水不積則起土擔土行立皆便法宜於河心先開子河寬以四尺以上搭跳一塊為度深以一尺以上起土兩坯為度子河成則兩腮滲水瀝入併歸水口車出次傍子河起土則坯頭自能齊平起土一坯子河亦加深一坯比及完工驗子河之水頭尾並無深淺則土工之至善者也然出^土太遠則苦工費太近則苦土坍法宜核明應出土方分堆兩岍各應佔地若干丈豎木為界從遠處堆起以漸而近先於河唇築一子堰行砥堅實如老土使坍土不得入河則土山不必遠

而費省工速子溝者子堰外抽溝行水使子堰遭雨而不滑且新土淋水由溝引至水口不致淋損河有子堰以界土有子溝以出水土山雖近斷無坍卸入河之患矣凡開河最重河身收分浚舊淤之河以二五收分為度若土性沙鬆已甚則加為三收若生地開河察其土性堅實則一五收亦可再減於此則必有墮塌塌崖之患二五收分者河每深一尺則兩岸各收窄二尺五寸假如河深一丈底寬三丈兩岸各較底寬二丈五尺則口寬八丈以此差之明於此則突肚貼坡諸弊無所容於其間矣凡實土一方重一萬斤每担以六十斤為率每方計土百六十担假如開河寬十丈深一丈兩岸土山先遠後近牽得十丈中分河心牽得五丈又起土並高深相乘牽作十五丈是担土往還為六十丈一重一空合三担為路一里日五十里一人可出土百五十担餘大小夫頭督率及看蓬造飯起土裝箕之夫十分去三是夫十名日共可出土六方半以一月起算每夫一名可出土二十方是二十萬方之工用夫萬人得晴天一月可以集事法宜先將工程丈尺核明見丈為土若干方安夫若干名每夫五十名揀為一塘其棚即搭本塘之旁以木板寫明小夫頭姓名領夫實數工若干丈尺土若干方限若干日完工暨於塘頭每三日一較分數以核勤惰勤者有賞大都藉眾力者必得眾心

勞其勤動恤其疾苦則衆心自得若一任威刑無不僨事者其地形支錯及河在兩山之中不能以子堰子溝限新土者則必送土過分水不可拘子堰子溝之法而子河則不可改凡估河大率謂配平河底然必先於兩岸較明旱平悉其高低分寸乃能得河底之實底雖貴平仍宜上淺下深大約河長三十里當作為三大段下段較上段加深一尺若河尾直達江海則下段尤宜加深使水勢建瓴以敵潮汐而聚溜刷淤也凡釘樁必取硬誌使無可移抬作弊切勿拘河身丈尺收工時但就樁較明原估丈尺其長河是否如式但看子河水平一目便了仍飭每段子河留一底堰以較上下段高深之數則河底自平而就下之勢亦得徒陽河每三十丈兩岸各釘信樁河心又如誌樁之法必不可用河心釘誌必留土墩以候量驗一誌留土少亦數方為土五六百担工竣仍須留夫數百名以備收工後起除誌墩收工之後人心已散起除必不能淨是徒使工員多費而河身反增癥瘕且河心有誌墩佔碍子河不能分中直行常至河形迂曲病發坐灣也十年來江省水利之案予頗與聞故條別其利病所親歷者著於篇以告來者

江蘇水利略說代陳玉生承宣

江蘇澤國也而水利湮廢且數十百年嘉慶甲子大水江浙
兩省會議疏濬者累年竟無成說道光癸未水尤甚蘇松常
鎮太杭嘉湖八府州被災為雍正乙巳以後所未有其明年
議者以為太湖之源來自湖州七十二澗宜興百瀆者半就
湮其委歸於元和寶帶橋吳江垂虹橋者半就塞兩省會同
勘估疏濬而尾閘之吳淞江則估而未辦瀏河白茆塘并未
議及乙酉予出守松江道經常州聞孟瀆河淤為平陸民田
失灌溉者數萬頃且雨水入江無路又蕩漾阡陌間則又為
潦而徒陽河常為漕估估船少此間道滯累為苦地非所轄

然心誌之不敢忘既視事以辦海運日往來滬上益詳知吳
淞之為利害丙戌調守蘇州是年值大挑徒陽河予雖不司
其事頗探究其得失此河既為漕運咽喉而南貨附重艘入
都北貨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需河之通窒則貨貴賤隨
之又頭舵水手以身錢置買南方貨物藉為沾潤若回空稍
遲天寒潮耗則例於江北卸貨而絞關犁泥傷船仍所不免
所卸貨物多係梨棗年需失時輒敗水手頓加窮困則勒丁
增身錢糾夥擾行旅相因疊至及重艘北去春潮未生並苦
磨淺每幫常帶撥船百數既費撥價又加拋撒偷扒深為旗
丁之累丁藉口以搜求州縣州縣又取償於糧戶誘所謂斧

打鑿鑿打木不必慮及誤運而公私已交困矣故徒陽一河
似於農田水利無涉而關係之重較吳淞諸河為尤甚丁亥
宮保陶公命予攝上海道以松守李君葛峰權蘇事葛峰尤
屬意吳淞籌款決策遂得舉行然予竊怪嘉慶戊寅甫經挑
辦何以數年之間淤墊如是徧訪土人僉謂前次工程本屬
草率且居強兩灣並非河身以旁潰失道漸迂迴至于餘丈
停淤之速半由於此予遂主取直之議時大壩工方半而取
直係在旱地即飭安夫開工比及合龍架車戽水而舊河淤沙
已見羣議始息當大壩金門收窄東潮迅猛合龍極為棘手
予虔禱太僕祠沈羊豕於壩上密偵下游並無撈獲心知神

小侯述略文和
已昭享即日追壓穩固及辛卯壬辰連年異漲東南諸省大
半漂沒而蘇杭八郡獨得收成吳淞一江消水之力也經今
七八年衝刷寬深且逾於舊吳淞工竣宮保續將孟瀆瀏河
白茆各工先後入告而經費殊難籌議予亦以都轉赴粵旋
擢浙臬及壬辰冬調任蘇藩孟瀆工已前舉苦雨騎年不克
歲事訖予至乃趣畢前功而深寬增於原估焉癸巳秋冬又
復苦雨客歲瀕海木棉受傷十八九撫部林公力持以工代
賑之議於今春并舉瀏河白茆塘兩工予以從前辦理吳淞
孟瀆皆受天時之累默禱明神求一月晴霽開工以後兩月
不雨竟得剋期歲事七月杪吳郡西山疊出巨蛟郡城至懸

釜而吹予飛檄挑開瀏河白茆攔潮兩壩一日夜水消立盡
田禾頭僅兩三日而田藉新淤正當苞秀之時得此滋培
穎實加倍為數十年僅見之豐然入八月至今百餘日少雨
江水陡落撫部駐橫閘籌送回空極苦徒陽枯澀適故人安
吳包君慎伯至蘇予就求良策慎伯曰敷衍目前買日而處
無所用吾言若能為拔本塞源一勞永逸之計者則請陳其
略徒陽河無來源全資潮汐輸灌山高河窄不能以底水濟
運一也橫閘頂潮病發猪婆灘二也大工至歲暮乃興經費
由工員捐賠艤漕候壩不能考詰工程三也徒陽之例每年
小挑鎮屬捐賠且二萬六年大挑通省捐賠且十萬而公項

津貼在其外仍不得一日之益不籌變計何以堪此明史有
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相平之說土人謂猪婆灘係息壤其
實皆非也瓜洲京口夾江相望瓜洲未聞挑濬從不淺船京
口每年必挑重空無不磨淺豈水土之性異乎蓋瓜洲為淮
河之委雖當江潮盛漲倒流上泛而淮水仍自下行潮淤不
能達底京口南至猪婆灘十里又五里抵橫閘外江口則
在京口東三十里江口至閘門纔里許故橫閘之潮常見先
到閘門正向運河西岸潮勢橫截正河京口潮尚未到則正
河水低出閘之潮南北分行者各半其北行者常與京口之
潮相遇於猪婆灘潮頂則淤停故凡小水合大水河形須成
入字乃順流無阻而橫閘之形則成丁字孟賚江口亦同此
病故江海閘外河長四里昨棹小舟過其地滯淺者四日若
作小河鎮東圩埂之外折而南趨以順江勢則斷不淤即淤
亦不如是之速是與猪婆灘可例觀也壬辰癸巳秋冬皆多
雨兩年冬底皆曾乘舟溯流入橫閘至呂城始復順流今年
七月吳門發蛟聞其水逆流至奔牛以此測之則自京口至
吳門河身不甚懸絕已是故言治徒陽河必能變其無源者
為有源乃可為良策也即善蓄練湖止足暫濟滯艘耳丹陽
州堰南門外有香州河尹公橋南有金壇漕河按地圖武進
西北隅有洮滬兩湖其水出宜興之東汎西汎北去金壇漕

河及香州河皆不甚遠若南截兩汎之路引其水北注金壇
漕河又北注香州河相度陵口七里橋之間建閘以宣節之
使兩河長年有水注運北出橫閘即用橫閘江口為運口而
棄丹徒橋以北至難挑濬之運河為市河以節經費唯瓜洲
協職司相風招渡運口下移三十里則鬼臉城升旗平旗之
例可改一奉明文營議自息然此舉必以秋晴之暇築壩將
徒陽全河挑成南高北下建甌注江之勢益以洮滬二湖源
水湯之則與瓜洲情形略同自不至有淤阻而漕艘遄行估
船通達了免撥運之費民受賤貨之益官無歲汰之累矣唯
其地未徧歷河形之長短土性之剛柔工項之多寡不敢臆
斷耳若果能決此策者來年重運經臨呂城以北斷不能不
施畚鍤則可先以此法確估運河挑濬如式來年春暇再行
勘估引湖建閘兩節是此次挑河之工不為虛費以丹徒橋
北十五里之經費加於尹公橋以下使閘練工程者主之無
不集事者慎怕之言如此予承乏江省十年水利粗舉唯徒
陽河未得要領故附著其說於篇以備參驗

江西或問

或有問於余曰吾子再至西江前後已將一載吾子生平游
歷所至莫不究民生疾苦告諸當事於以起弊救傷者况茲
宦遊吾西又非他所流寓比也然需次已久未聞當事有所
采擇以幸吾西民意者吾西之病實在不起乎吾西自道光
十一年至十五年水旱存至死亡過半十六年歲事漸好去
年今年尤豐而穀價大賤農不償本收成之後乾稻一石至
錢四五百文米價倍之小民糶稻四石或不能完條銀一兩
新舊併徵鞭撻無已自鹽政併入督府州縣考成嚴急按糧
派銷鹽斤鹽色攙雜不可食前年張護道示減價後每斤仍

至五十五六文西省子色例重七斤四兩以稻一石易鹽一包而猶不足至西鹽聚於青山當事特設卡員督銷小民向商店買鹽一包例給店票一帑而巡役見小民柔弱者携帶鹽包斥為賣私示以店票隨後搶去即捕鹽送官委官袒役貪功橫加誣枉民不堪命西省七十餘州縣舊有最優者十數缺次優者二三十缺瘠缺不過餘處近來瘠者更瘠次優之缺半已變瘠約計通省斷不能不賠累者三分居一餘亦僅足自存向之所謂最優者所入尚不及前此次優凡居瘠缺者必滯留莫過問幸遇秉公調劑之舉而瘠虧未補優虧已生人之常情衣食足而知榮辱追呼外迫交謫內訐方寸亂

矣奚暇為廉於是太阿倒持書役藉手吏治日荒民生愈感至西省官鹽商皆視為畏途各府不立分店水飯無從招徠州縣不得已自出重利借資向有商買鹽赴縣照省價派民分買水脚店費皆出官賠缺分本瘠又須剝肉以肥商官不堪命通省實虧本有百萬有一交案必添一攤案後重推前載胥及溺吾子手無斧柯徒托蒿目不審亦有奇策可以濟此巨艱否也余喟然曰空言無補更滋多口以吾子數十年垂愛聊一言之不足為外人道也西江事勢難矣言鹽法於西江則尤難然善者常因難見巧是必有圖難於其易者也淮商莫肯業西岸以告退悃囑當路久矣果得大有為者一力

承擔西額每年銷鹽二十七萬引正雜奏銷及考覈錢糧共

計不過五十萬兩照近年官運之例先鹽後課將一切肥商

外款悉與督鹽熟商刑除自道光十一年江安近江綱食各

領入官鹽及揚城搜鹽廳存貯功鹽配赴各岸銷售其水

脚辛工則願運庫間款一俟售完造冊報銷除補完錢糧歸

還鹽價經費外盈餘充公近年無官鹽可領亦係運庫借款

赴揚平買矣西省仿辦新難借動運庫故止言後課也然行

此斷不可交各州縣從店設肆三年未梁鹽填交之價每引

恐釀雲南省嘉慶二年之禍儀征鹽務用磨平今者和雇民船直

不過平砵銀二兩三四錢四錢九四克名為平砵

至泰垣受載至揚州由運司掣驗開行直達或用原包或照

票鹽例改為百斤一包以免子包拋撒及包索諸費大約水

脚每引五六錢足矣至奏銷之期由西省委員將一年奏考

兩項全數解交運庫以憑報撥計鹽一斤成本多則一分二

釐以現在錢價計之每斤總可十七八文盡撤諸卡巡役按

程途遠近以三十文上下一斤出售此現在西省私鹽價值

尚減十餘文而鹽色白淨斤兩充足將見招私亦無肯至者

矣西省戶口舊三千餘萬今雖稍減以四十人食鹽一引計

之總可溢銷十餘萬引每引除辛工犒獎外定可贏錢四千

文以四十萬引計之每年可贏錢百六十萬千矣或值淮南

南場荒鹽產騰貴則轉尖運淮北額外餘鹽由鹽城天妃閘

入口出孔家涵子到揚城掣驗仍交南課則成本倍減每年

三運每運九萬引合鹽價水脚計之籌出銀三十萬兩便可

輓轡轉運

動官帑間款得此頗難善籌者雖

一年之後先造

官船三百艘如紅船或以受千二百石為度使可直達各府

每船工料錢一千串為三十萬千查西省圩田附近省城四

面二百里每年春水下注即有破決其時鄰湖尚涸而上游

業形潰敗者以東鄰陽上承箭江西鄰陽上承章江兩江入湖

之處各有砂埂數道攔水不行倒逼上泛故也得二十萬千

可以濬此積砂以後則仿古人淺夫之制設立撈船使可永

護圩田再各郡邑圩填當修築者公事當興舉者皆可次第

籌辦分作三四年先完庫虧其通省瘠缺是在辦公不敷需

津貼者得十五萬千則○辦公之外尚可稍餘仍有不稱則

執法嚴懲在下無可藉口在上無所顧惜矣又酌提公費分

給上下各署書役以為紙墨薪水之資則攤捐可以革除通

省公事取之鹽利既皆充裕然後減折色太重之區鋤用刑

太猛之人看年成豐儉仿李俚斂散之法以兼利農末處斟

酌分併事簡小郡或改為直隸州又改一二衝繁之府為題

缺使賢能有升途可以敬勸遠則五年近則三年西省必變

為福地矣何痛之不可起乎或人歎悅而退遂於燈下筆記

之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望日也

